

风流天子宋徽宗

●任崇岳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8



前言

Feng Liu Tian Zi Song Hui Zong Zhuan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的人物。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不仅因为他同名妓李师师曾结过不解之缘，从而成了骚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而且也因为他风流倜傥，精通绘画，擅长书法，工于诗词，使他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亡国之俘后，度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受尽了凌辱和折磨，54岁时就在北方边陲小镇——五国城结束了生命，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恐怕也是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个原因。

宋徽宗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仅仅用昏庸二字形容他，似乎不尽贴切。北宋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农民起义不绝如缕，金国铁骑频频南寇，终于导致社稷倾覆，江山易主，宋徽宗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罪过全

部算在他一人身上，那也不尽公允。众所周知，北宋自真宗以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财政危机加深，宋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有识之士为挽救危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从真宗时王禹偁的应诏上书，建言五事，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直到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都殚精竭虑想使宋王朝摆脱危机，重振雄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并未成功。1093年，19岁的哲宗亲政后，曾一度表示要继承神宗的未竟之业，并为此改元绍圣，将保守派官员贬窜出朝，恢复王安石新法。这些措施，固然未可厚非，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法令被歪曲，变得对大地主豪强有利，显然有悖于王安石的初衷。就是在变法派内部，也因意见不合而产生了裂痕，他们党同伐异，互相攻讦，为一己之私利而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抛诸脑后，本来势力就很薄弱的变法派，处境就更加不妙了。1100年，24岁的哲宗撒手人寰，19岁的端王赵佶入继大统，他就是宋徽宗。主少国疑，权柄落在从来就反对新法的向太后手里，变法派雪上加霜，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次年正月，向太后病逝，宋徽宗始得亲政。经过这些折腾，北宋王朝已是每况愈下，气数将尽了。

徽宗执政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已久，就像一个久染沉痾，辗转床褥的病人，要徽宗妙手回春，挽狂澜于既倒，当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徽宗昏愤荒淫，挥霍无度，任佞逐贤，大兴土木，沉溺道教，加剧了北宋的覆亡，也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平心而论，徽宗在即位之初，曾经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辉煌时期，清人王夫之曾说：“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宋论·徽宗》）试看他屡下求直言诏、窜逐奸佞、昭雪冤狱、察纳忠言，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位涉世未深的青年天子，此时还未被权臣所左右，还有一股振翻九天的雄心壮

志。假如他能够持之以恒，假若他不受宵小们的包围，假若他能够汲取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教训，北宋亡朝也许可以中兴，至少能够保持与金国抗衡的局面。可惜的是，这段清明政治只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时隔不久，徽宗便沉沦了。他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满目疮痍，哀鸿遍地，十室九空，民怨沸腾。在毁掉北宋社稷的同时，他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当金人的阶下囚。

《宋史·徽宗本纪》在谈论北宋覆亡的原因时说：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

又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王夫之说，徽宗君臣“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宋论·徽宗》）这些评鹭大体都符合事实。

徽宗联金灭辽，本想大申国威，谁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金国的铁骑却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北宋王朝。不少史学家对徽宗这一决策提出诤议。《宋史·徽宗本纪》说：“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王夫之也说：“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守归疆以静镇之，此一说也，近之矣。”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其实，徽宗图谋恢复燕、云之举并无过错。自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与辽以来，中原王朝便丧失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长城，而自燕京至黄河之间地势平

坦，几乎无险可守，游牧民族很容易进入中原腹地。从周世宗柴荣以来，中原王朝便处心积虑地要夺回燕、云失地，以使本固邦宁，但是又都力不从心。“澶渊之盟”后，宋输银绢三十万两、匹给辽，庆历年间又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换得两下相安无事。尽管北宋又对辽的榷场贸易中赚回了岁币，但向辽缴纳岁币这件事，毕竟使一个主权国家难堪，徽宗宁愿将给辽的岁币给金，但要把燕、云十六州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个设想还是值得嘉许的。有的同志说，徽宗“想以收复燕、云的幌子来欺骗人民，稳定其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简明宋史》第241页）这个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非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当时，以完颜阿骨打为首的奴隶主集团刚刚勃兴，而“奴隶制的发展，又必然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以扩大和补充奴隶的来源，增加财产的占有，侵掠成了奴隶主们的职业和目的。”（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241页）即使北宋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金国在灭掉辽朝后仍然要挥戈南下，决不会置北宋于卧榻之旁而不顾，宋金交恶是迟早的事。

就北宋的情况而言，自元祐以来，朝廷上下几无可可用之将，举国内外几无可战之兵，城堡颓圯，戍卒离散，武力不竞，自然难以抵御游牧民族剽悍铁骑的进攻。但是，如果徽宗认真整军经武，事情并非没有转机。以财赋而言，徽宗虽然奢侈，还未至于像杨广那样用之如泥沙，尽天下财力以捍蔽北方，仍是绰绰有余。以兵力而论，北宋的士兵人数超过金方许多倍，以将相而言，张孝纯、张叔夜、张浚、赵鼎等俱已在位，韩世忠、岳飞、刘琦等或已身在行伍，或已崭露头角，如果用人得当，他们当可大展身手。但是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却派出了童贯、刘延庆等人。宋军以精锐之师去攻打如燭火之微，行将渐灭的契丹，犹不能稳操胜券，先是童贯败于白沟，接着是刘延庆、郭药师败于燕山，更不必说与士马强勃的金军对垒了。金

军的铁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打到了开封城下，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兀，徽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夜之间他便由雍容华贵的天子变成了阶下囚。凄风苦雨，长夜不寐，他只能在羁旅中含泪吟出“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的诗句，以抒发他国破家亡的感慨了。

徽宗是多才多艺的帝王。他那潇洒飘逸、刚柔相济的瘦金书，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花鸟人物画，饱蘸泪水、哀怨低回的诗词，时隔八百余年，如今仍然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光彩。他嫖娼狎妓，但没有写出像前蜀王衍的“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醉妆词》）那样格调低下的词；也没有像李后主写出“奴为出来难，教郎恁意怜”（《菩萨蛮》）那样露骨的词。他那凄怆欲绝的《燕山亭》词，足以和李后主的《破阵子》词相媲美。实在说，宋徽宗与李后主在才能、气质乃至结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李后主除了诗词、书法外，对于治理国家一窍不通，让他当一国之主，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因此，南唐的覆亡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而赵佶的情况则不同。以他的才能，治理国家本可游刃有余，到头来却演出了一出牵羊系颈，衔璧出降的悲剧，这个结局，是耐人寻味的。

宋徽宗一生事迹甚多，本书择其荦荦大端，分作十章论述。如果事无巨细都搜罗书中，难免冗长芜杂，因此，斟酌再三，有些没有写入，有些则略而不详。比如徽宗一朝的经济政策，本书虽用了一章的篇幅，但仍不全面，官制改革因没有多大特色就未提及。又如徽宗末年的宋江、方腊起义，因有专著和大批论文问世，目前又还没有发现新史料，未设专节论述，只是在有关章节中提及而已，特在这里申明。

近几年来，我围绕着北宋与辽、金关系的研究，写过有关民族

关系的系列论文,在这个基础上,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赵佶的传记,对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一番探讨。这个想法得到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之忱!

佖父拘墟,掇拾旧闻,遭陋短钉,在所不免。恳请朋友们指正!

作者

1993年4月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简介

任崇岳，河南省临颖县人，1938年12月生。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著有《误国奸臣贾似道》、《庚申外史笺证》、《宋朝名臣言行录译注》、长篇历史小说《李后主》，合著有《河南古代史话》、《中国廉政史》、《宋元宫廷秘史》、《漫话后妃》、《河南历史名人》等书。另有论文60余篇。





宋徽宗画像



宋徽宗书法(一)



宋徽宗书法(二)



芙蓉锦鸡图

宋徽宗绘画

目 录

Feng Liu Tian Zi Song Hui Zong Zhuan

前言.....	(1)
第一章 初登大宝 为政清明.....	(1)
一、即位风波	(1)
二、初期政治	(4)
第二章 逐贤任佞 迫害党人	(17)
一、韩忠彦、曾布被逐	(17)
二、元祐党人遭到迫害.....	(21)
三、焚毁元祐党人著作.....	(29)
四、迫害党人子弟.....	(35)
五、元祐党人的追复与平反.....	(37)
第三章 穷兵黩武 喋血边庭	(41)
一、对河湟吐蕃的战争.....	(41)
二、对西夏的战争.....	(51)
三、对卜漏的战争.....	(57)

第四章 崇奉道教 笃信方士	(64)
一、徽宗以前的道教	(64)
二、徽宗崇奉道教	(68)
三、方士干政	(74)
第五章 经济政策 实为苛政	(88)
一、铸当十钱与夹锡钱	(88)
二、虎头蛇尾的方田	(95)
三、免役法、增价折纳和兼与盐、 茶法	(99)
第六章 大兴土木 不勤政事	(105)
一、花石纲之役	(105)
二、延福宫、艮岳的修建	(115)
三、方腊、宋江起义与花石纲 之复	(119)
第七章 声色狗马 玩物丧志	(125)
一、宴安逸豫	(125)
二、与李师师的一段纠葛	(135)

三、宠幸宵小	(150)
第八章 借金亡辽 自取其咎	(167)
一、宋金海上之盟	(167)
二、宋军北伐的失败	(175)
三、收复燕、云之交涉	(181)
四、张觉事件	(190)
五、西京诸州的割让	(193)
第九章 国破家亡 客死他乡	(197)
一、金兵大举南侵	(197)
二、在危急中禅位	(202)
三、东下避敌	(208)
四、金人的阶下囚	(217)
五、在屈辱中死去	(230)
第十章 艺术巨匠 有口皆碑	(255)
一、书法与诗词	(255)
二、精湛的绘画艺术	(273)
附录 宋徽宗年谱	(286)

第一章

初登大宝 为政清明

一、即位风波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24岁的哲宗一病不起,撒手尘寰。皇后孟氏与哲宗琴瑟不调,后来又被废黜,只有女儿,没有子嗣,继立的刘皇后,生有二女一子,但儿子赵茂出生三月便短命夭亡。天子无后,偌大一统江山,交付何人之手,成了朝野瞩目的重大问题。

天子骤然崩逝,垂涎帝位者大有人在,其中活动最积极的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的异母兄弟赵佖(音jì吉)。他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次年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晋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年)以平江、

镇江节度使封为端王。他作藩王时，举止便与那些喜欢声色狗马的弟兄们不同，“上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洙，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① 因此赵佶获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连哲宗也受到了迷惑。哲宗即位许久，皇嗣未立，心中甚为不快。一日，他派遣宦官去泰州（今江苏泰州）天庆观问一个被称之为徐神翁的人，徐神翁推算片刻，只写了“吉人”二字交付来人。来人还奏哲宗，朝廷中无人能作出解释，其实，“吉人”二字合书即是“佶”字。这已预示着赵佶将来要入继大统了。元符年间哲宗常在殿廷上会见群臣，看班舍人必定手持笏板巡视班列，遇到不恭敬的人，便连声告诫：“端笏立。”^② 因赵佶封端王，这里的“端笏立”，当然也是端王要登基为帝了。哲宗时曾创建一堂，令群臣进拟堂名，皆不中哲宗之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邸及大位。”^③ 以上几项记载，虽然近于荒唐，但至少说明，赵佶的行踪已经引起朝野的注意了。

赵佶身价日高，便自命不凡，觊觎起天子宝位了。哲宗患病之初，赵佶派人悄悄吩咐说：“你可持我八字到大相国寺卜命，推算吉凶祸福，但只说为你算命，不要说出我来。”那人奉命在大相国寺逐一找人推算，但其说皆不合，后来碰到了一个叫陈彦的相士，那人拿出赵佶的八字让他推算，陈彦呻吟良久说：“这不是你的八字，乃是天子八字。”那人被陈彦道破了底细，不敢泄漏，连忙报告给赵佶。赵佶心里暗自欢喜，但又不露声色，嘱咐说：“你可再去相国寺

① 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8，引蔡絛《史补》。以下简称《长编纪事本末》。

② 《春渚纪闻》卷1，《祐陵符兆》。

③ 《宋人轶事汇编》卷2《徽宗》。

找那个相士占卜，照实说来，不必隐瞒。”那人又找到了陈彦，以实言相告，陈彦对那人说：“汝归可白王，王，天子命也，愿自爱。”^①果然一年之后，赵佶便当上了天子。陈彦后来官运亨通，官至节度使，成了炙手可热的权贵。

哲宗病笃时，军国大权都掌握在神宗正宫向皇后手中，但她不是赵佶的生母。赵佶生母陈氏，系神宗御侍，因生徽宗进位美人，早薨。徽宗即位，追封为皇太后，即钦慈陈皇后。赵佶知道，要想平步青云，从一名普通藩王跃登九五之尊，必须打通向太后的关节，于是便曲意奉迎，想尽办法讨得她的欢心，甚至不惜降尊纡贵，收买向太后身边的侍从。因此，宫中上下都一致称赞赵佶仁义孝悌，知书达礼，向太后也在诸王中特别钟爱端王。大臣们也看得出来，一旦哲宗不讳，天子之位便非赵佶莫属了。

元符三年正月八日，哲宗崩逝，向太后当即召集群臣宣布说：“家国不幸，大行皇帝^②无子，天下事须早定。”^③宰相章惇厉声说：“简王赵似与大行皇帝一母同胞，揆诸情理，应立他为帝。”向太后摇摇头说：“老身无子，其他诸王均是庶出，不必如此分别。”章惇奏道：“按照历代惯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神宗皇帝十四子中已丧其八，依照长幼顺序，应立第九子申王佖为帝。”向太后驳斥说：“申王虽然居长，但患有目疾，世上岂有堂堂天子眇目之理！万万不可。依次则端王佶当立。”章惇大声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知枢密院事曾布与章惇不协，斥责章惇说：“章惇从未与臣等议论过立天子之事，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惶骇。皇太后言应立端王，圣谕极当，臣无异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

① 《铁围山丛谈》卷3。

② 刚死的君王称大行皇帝。

③ 《宋史》卷19《徽宗本纪一》。

将相继说：“应当遵循太后圣旨。”向太后又解释说：“先帝（指哲宗）生前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章惇这才无话可说。正月十二日，向太后命人传召端王赵佶进宫，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宣布即位。这年，他19岁。

二、初期政治

徽宗即位之初，没有从政经验，况且他以庶子跃登大宝，深恐不能弹压四方，不得不打出向太后这张牌来，请他垂帘听政。其时向太后年事已高，不想再操持国事，但禁不住徽宗再三请求，只得应允。她下了一道诏书说：“嗣君（指徽宗）已长，本不应垂帘，以皇帝圣孝，宫中累日拜请，泣涕不已，今姑循圣意。才俟国事稍定，即当还政，必不敢上同章宪明肃（真宗刘皇后）与宣仁圣烈（英宗高皇后）二后，终身称制。”^①事实上，向太后执政不过半年之久，到了元符三年七月，便宣告还政，连名义上的垂帘也不复存在了。

公平地说，徽宗既非纨绔子弟，也不是昏庸之辈，他当政之初，曾经想把满目疮痍的宋室江山恢复为太平盛世，因此他“自藩王入继大统，虚心纳谏，弊政大革，海内颺想，庶几庆历、元祐之治。”^②至于他后来变成不恤政事的亡国之君，与即位时判若两人，从而受到了后世史学家的挞伐，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徽宗即位之始，便大刀阔斧，除旧布新。

首先是去奸任贤。他果断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真定府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

① 《铁围山丛谈》卷1。

② 《桢史》卷10《永泰挽章》。